



皇后紀卷第十下

范晔

後漢書十下

唐章懷太子賢注

安思閻皇后諱姬諡法曰謀慮不愆曰思河南滎陽人也祖父章永平中為尚

書曰二妹為貴人章精力曉舊典父次當遷曰重職顯宗為後宮

親屬竟不用出為步兵校尉漢官儀曰比二千石掌宿衛兵屬北軍中候也章生暢暢生后后有

才色元初元年昌選入掖庭甚見寵愛為貴人二年立為皇后后有

專房妬忌帝幸宮人李氏生皇子保遂鳩殺李氏鳩毒鳥也食鰥以其三羽畫酒中飲之立死

年昌后父侍中暢為長水校尉封北宜春侯北宜春縣屬汝南郡以豫章有宜春故此加北故城在今豫州

汝陽縣西南也食邑五千戶四年暢卒諡曰文侯子顯嗣建光元年鄧太后

崩帝始親政事顯及弟景耀晏並為卿校典禁兵延光元年更封

顯長社縣侯長社縣屬潁川郡前書音義曰其社中樹暴長故名長社今許州縣食邑萬二千五百戶追尊后

母宗為滎陽君續漢志曰婦人封君儀比宮主油鞬駟車帶綬以采組為緹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加其首為帶顯景諸子年皆

顯景諸子年皆

童齒大戴禮曰男八歲而齒女七歲而齒齒毀齒也音初刃反並為黃門侍郎后寵既盛而兄弟頗與

朝權后遂與大長秋江京中常侍樊豐等共譖皇太子保廢為濟

陰王四年春后從帝幸章陵帝道疾崩於葉縣后顯兄弟及江京

樊豐等謀曰今晏駕道次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濟陰王在內邂逅公卿

立之還為大害乃偽云帝疾甚徙御卧車行四日驅馳還宮明日

詐遣司徒劉喜詣郊廟社稷告天請命其夕乃發喪尊后曰皇太

后皇太后臨朝蔡邕獨斷曰少帝即位太后即代攝政臨前殿朝羣臣太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后一詣少帝曰顯為

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禁

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惠王名壽章帝子也立為皇帝顯忌大將軍耿寶

耿弇之弟舒之孫位尊權重威行前朝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中常侍樊

豐虎賁中郎將謝暉暉弟侍中篤篤弟大將軍長史宓善文曰暉字伯周宓字仲周篤

字季周侍中周廣阿母野王君王聖聖女永永壻黃門侍郎樊巖等更

相阿黨互作威福探刺禁省更為唱和皆大不道豐暉廣皆下獄

死家屬徙比景比景縣名屬日南郡前書音義曰日景於頭上日景在已下故名之宓嚴滅死髡鉗貶寶為則

亭侯遣就國自殺王聖母子徙鴈門於是景為衛尉耀城門校尉

晏執金吾兄弟權要威福自由少帝立二百餘日而疾篤顯兄弟

及江京等皆在左右京引顯屏語曰北鄉侯病不解國嗣宜時有

定前不用濟陰王今若立之後必當怨又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

置乎顯曰為然及少帝薨京白太后徵諸北河間王子未至而中

黃門孫程合謀殺江京等立濟陰王是為順帝顯景晏及黨與皆

伏誅遷太后於離宮家屬徙比景明年太后崩在位十二年合葬

恭陵帝母李氏瘞在洛陽城北帝初不知莫敢言聞及太后崩左

右白之帝感悟發哀親到瘞所更曰禮殯上尊諡曰恭愍皇后葬

恭北陵為策書金匱藏于世祖廟在恭陵之北因以為名漢官儀曰置陵園令食監各一人秩皆六百石金匱緘之以金

恭懷皇后和
帝生母梁貴
人也

順烈梁皇后諱納諡法曰執德尊業曰烈大將軍商之女恭懷皇后弟之

孫也后生有光景之祥少善女工好史書九歲能誦論語治韓詩

韓嬰所傳詩也大義畧舉常曰列女圖畫置於左右曰自監戒劉向撰列女傳八篇圖畫其象

商深異之竊謂諸弟曰我先人全濟河西所活者不可勝數商曾祖

二年補中郎將酒泉太守使安集涼州時西河擾亂雖大位不究而積德必報若

慶流子孫者儻興此女采永建三年與姑俱選入掖庭時年十三

相工茅通見后驚再拜賀曰此所謂日角偃月相之極貴臣所未

嘗見也太史卜兆得壽房又筮得坤之比易坤卦六五爻變而之比九五象

其位下應於土故吉遂曰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於帝曰夫陽曰博施為

德陰曰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之所由興也詩國風序曰言后妃若螽斯不

太姒嗣徽音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識貫魚之次序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

寵無不利剝坤下艮上五陰而一陽眾陰在下駢頭相次似貫魚也使小妾得免罪謗之累由是帝加敬焉陽

嘉元年春有司奏立長秋宮曰乘氏侯商先帝外戚商祖姑章貴春

秋之義娶先大國公羊傳曰天子娶於紀紀本于爵也梁小貴人宜配天祚

正位坤極正其內位居陰德之極也易曰女正位乎內也帝從之乃於壽安殿立貴人為皇后

壽安是德陽宮內殿名后既少聰惠深覽前世得失雖曰德進不敢有驕專之

心每日月見謫謫責也禮記云陽事不得謫見於天日輒降服求愆建康元

年帝崩后無子美人虞氏子炳立是為冲帝尊后為皇太后太后

臨朝冲帝尋崩復立質帝猶秉朝政時揚徐劇賊寇擾州郡西羌

鮮卑及日南蠻夷攻城暴掠賦斂煩數官民困竭太后夙夜勤勞

推心仗賢委任太尉李固等拔用忠良務崇節儉其貪叨罪惡多

見誅廢貪財曰叨分兵討伐羣寇消夷故海內肅然宗廟曰寧而兄

大將軍冀鳩殺質帝專權暴濫忌害忠良數曰邪說疑誤太后遂

立桓帝而誅李固太后又溺於宦官多所封寵曰此天下失望和

平元年春歸政於帝太后寢疾遂篤乃御輦幸宣德殿見宮省官屬及諸梁兄弟詔曰朕素有心下結氣從間已來加已浮腫逆害飲食寢已沈困寢漸也比使內外勞心請禱私自忖度日夜虛勞不能復與羣公卿士共相終竟援立聖嗣恨不父育養見其終始今已皇帝將軍兄弟委付股肱其各自勉焉後二日而崩在位十九年年四十五合葬憲陵

虞美人者呂良家子年十三選入掖庭續漢志曰美人父詩為郎中詩父衡屯騎校尉又生女舞

陽長公主自漢興母氏莫不尊寵順帝既未加美人爵號而冲帝

早夭大將軍梁冀秉政忌惡佗族故虞氏抑而不登但稱大家而

已陳夫人者家本魏郡少已聲伎入孝王宮得幸生質帝亦已梁

氏故榮寵不及焉熹平四年小黃門趙祐續漢志曰小黃門六百石宦者無員掌侍左右受尚書事上在內宮

關通中外及中宮以下眾事諸公主及王大妃等疾苦則使問之議郎卑整上言風俗通曰卑氏鄭大夫卑謹之後漢有卑躬為北平太守春秋

之義母已子貴公羊傳曰桓公幼而貴隱公長而卑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隆漢盛典尊崇

母氏凡在外戚莫不加寵今冲帝母虞大家質帝母陳夫人皆誕

生聖皇而未有稱號夫臣子雖賤尚有追贈之典況二母見在不

蒙崇顯之次無已述遵先世垂示後世也帝感其言乃拜虞大家

為憲陵貴人陳夫人為勃海孝王妃孝王名鴻章帝子千乘貞王伉之孫鴻生質帝帝立從勃海焉使中常

侍持節授印綬遣太常已三牲告憲陵懷陵靜陵焉懷陵冲帝陵靜陵質帝陵

孝崇匱皇后諱明匱音偃為蠡吾侯翼媵妾蠡吾侯翼河間王開子和帝孫生桓帝桓帝即

位明年追尊翼為孝崇皇陵曰博陵已后為博園貴人和平元年

梁太后崩乃就博陵尊后為孝崇皇后遣司徒持節奉策授璽綬

齋乘輿器服備法物宮曰永樂置太僕少府已下皆如長樂宮故

事漢官儀曰帝祖母稱長信宮帝母稱長樂宮故又置虎賁羽林衛士起宮室

分鉅鹿九縣為后湯沐邑在位三年元嘉二年崩已帝弟平原王

順烈既以疾乃也賜政蓋七稱期終身矣

居共博陵以平原王為哀主雖失

石為喪主石蠶吾侯翼 斂呂東園畫梓壽器玉匣飯含之具禮儀制度

比恭懷皇后東園署各屬少府掌為棺器梓木為棺以漆畫之稱壽器者欲其久長也猶如壽堂壽宮壽陵之類也漢舊儀曰梓棺長二丈廣四尺玉匣者腰已下為

使司徒持節大長秋奉弔祠賻錢四千萬貨財曰賻

布四萬匹中謁者僕射典護喪事侍御史護大駕鹵簿漢官儀曰天子車駕次第謂之

詔安平王鹵簿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侍御史在左駕馬詢問不法者今儀比車駕故以侍御史監護焉

豹河間王建勃海王悝悝音恢長社益陽二長公主長社公主桓帝姊耿弇弟

與諸國侯三百里內者及中二千石二千石令長相皆

會葬將作大匠復土繕廟合葬博陵

桓帝懿獻梁皇后諱女瑩諡法曰溫和聖善曰懿聰明獻智曰獻順烈皇后之女弟也帝

初為蠶吾侯梁太后徵欲與后為婚未及嘉禮嘉禮婚禮會質帝崩因呂

立帝明年有司奏太后曰春秋迎王后于紀在塗則稱后公羊傳曰祭公來逆

王后于紀傳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

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膺當也紹嗣也宜備禮章時

進徵幣徵成也納幣以成婚請下三公太常案禮儀奏可於是悉依孝惠皇帝

納后故事聘黃金二萬斤納采鴈璧乘馬束帛一如舊典漢書舊儀聘皇后黃

金萬斤呂后為惠帝娶魯元公主女故特優其禮也儀禮曰納采用鴈鄭玄注云納其采擇之禮

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禮王者教圭以聘女鄭玄注云士大夫以上乃以玄纁束帛天子加以

穀圭諸侯加以大璋然禮稱以圭此云用璧形制雖異為玉同也乘建和元年六月始

入掖庭八月立為皇后時太后秉政而梁冀專朝故后獨得寵幸

自下莫得進見后藉姊妹廕執恣極奢靡宮幄彫麗服御珍華巧

飾制度兼倍前世及皇太后崩恩愛稍衰后既無子潛懷怨忌每

宮人孕育鮮得全者帝雖迫畏梁冀不敢譴怒然見御轉稀至延

熹二年后呂憂患崩在位十三年葬懿陵其歲誅梁冀廢懿陵為

貴人家焉桓帝鄧皇后諱猛女和熹皇后從兄子鄧香之女也母宣初適香

孝惠的

禮記中

生后改嫁梁紀紀者大將軍梁冀妻孫壽之舅也后少孤隨母為居因冒姓梁氏冀妻見后貌美永興中進入掖庭為采女絕幸采擇而以因采擇而立名明年封兄鄧演為南頓侯位特進演卒子康嗣及懿獻后崩梁冀誅立后為皇后帝惡梁氏改姓為薄封后母宣為長安君四年有司奏后本郎中鄧香之女不宜改易它姓於是復為鄧氏追封贈香車騎將軍安陽侯印綬更封宣康大縣宣為昆陽君康為泚陽侯賞賜巨萬計巨大也大萬謂萬萬也宣卒贈葬禮皆依后母舊儀

己康弟統襲封昆陽侯位侍中統從兄會襲安陽侯為虎賁中郎將又封統弟秉為清陽侯宗族皆列校郎將帝多內幸博採宮女至五六千人及驅役從使復兼倍於此而后恃尊驕忌與帝所幸郭貴人更相譖訴八年詔廢后送暴室己憂死漢官儀曰暴室在掖庭內者其皇后貴人有丞一人主宮中婦人疾病罪亦就此室也立七年葬在北部從父河南尹萬世及會皆下獄死

統等亦繫暴室免官爵歸本郡財物没入縣官

桓思竇皇后諱妙章德皇后從祖弟之孫女也父諱武延熹八年鄧皇后廢后己選人掖庭為貴人其冬立為皇后而御見甚稀帝所寵唯采女田聖等永康元年冬帝寢疾遂己聖等九女皆為貴人及崩無嗣后為皇太后太后臨朝定策立解犢侯宏是為靈帝太后素忌忍積怒田聖等桓帝梓宮尚在前殿遂殺田聖又欲盡誅諸貴人中常侍管霸蘇康苦諫乃止時太后父大將軍武謀誅宦官而中常侍曹節等矯詔殺武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比景竇氏雖誅帝猶己太后有援立之功建寧四年十月朔率羣臣朝于南宮親饋上壽黃門令董萌漢官儀曰黃門令秩六百石因此數為太后訴怨帝深納之供養資奉有加於前中常侍曹節王甫疾萌附助太后

誣己謗訕永樂宮靈帝母所居也訕謗毀也萌坐下獄死熹平元年太后卒於比

后每母天下之性
加家不蒙福武
志被戮為後
宦官追怨之
不咸之及不別
弄之不配附桓
帝賴李威除
球正議乃不任
奪事詳陳傳

景后感疾而崩立七年合葬宣陵

孝仁董皇后諱某河間人為解犢侯萇夫人萇河間孝王開孫淑之子也生靈帝建

寧元年帝即位追尊萇為孝仁皇陵曰慎陵曰后為慎園貴人及

竇氏誅明年帝使中常侍迎貴人并徵貴人兄寵到京師上尊號

曰孝仁皇后居南宮嘉德殿嘉德殿在九龍門內宮稱永樂拜寵執金吾後坐

矯稱永樂后屬請下獄死及竇太后崩始與朝政使帝賣官求貨

自納金錢盈滿堂室中平五年曰后兄子衛尉脩侯重脩今德州縣故城在縣南脩今

作脩音條為驃騎將軍領兵千餘人初后自養皇子協數勸帝立為太子

而何皇后恨之議未及定而帝崩何太后臨朝重與太后兄大將

軍進權執相害后每欲參干政事太后輒相禁塞后忿恚置言曰

汝今轉張怙汝兄耶輒張猶疆梁也當勅驃騎斷何進頭來何太后聞曰告

進進與二公及弟車騎將軍苗等奏孝仁皇后使故中常侍夏暉

永樂太僕封謂等交通州郡漢官儀曰永樂太僕用中人為之辜較在所珍寶貨賂悉

入西省辜較解見靈紀西省即謂永樂宮之司蕃后故事不得留京師蕃后謂平帝母衛姬時王莽攝政恐其專權后不得

舉兵圍驃騎府收重重免官自殺后憂怖疾病暴崩在位二十二

年民間歸咎何氏喪還河間合葬慎陵

靈帝宋皇后諱某扶風平陵人也肅宗宋貴人之從曾孫也建寧

三年選入掖庭為貴人明年立為皇后父豐執金吾封不其鄉侯

不其縣屬琅邪郡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南蓋其縣之鄉也其音基決錄注豐字伯遇后無寵而居正位後宮幸姬眾共

譖毀初中常侍王甫柱誅勃海王悝及妃宋氏熹平元年王甫譖悝與中常侍鄭融交通欲迎立悝

悝自殺妃死獄中也妃即后之姑也甫恐后怨之乃與太中大夫程阿共構言

皇后挾左道祝詛禮記曰執左道以亂眾殺無赦鄭玄注云左道若巫蠱也帝信之光和元年遂策收

璽綬后自致暴室曰憂死在位八年父及兄弟並被誅諸常侍小

人

首崇孝王母
至靈帝又
此尚居南宮
唯相恩為官
賢選使亦与
之抗行蓋所
存不貳統信
風子

劉放云案宗貴
安得有從曾
孫姓宗者當是
漏一文字

黃門在省闈者皆憐宋氏無辜其合錢物收葬廢后及酈父子歸

宋氏舊塋臯門亭詩云迺立臯門注云王之郭門曰臯門漢官儀曰十一門皆有亭帝後夢見桓帝怒曰宋

皇后有何罪過而聽用邪孽使絕其命勃海王悝既已自貶又受

誅斃今宋氏及悝自訴於天上帝震怒上帝天也震動也書曰帝乃震怒也罪在難救夢

殊明察帝既覺而恐已事聞於羽林左監許永續漢志曰羽林左監一人秩六百石主羽林左騎右

亦如之永曰此何祥其可禳乎禳謂除也永對曰宋皇后親與陛下共承宗

廟母臨萬國歷年已久海內蒙化過惡無聞而虛聽讒妬之說已

致無辜之罪身嬰極誅禍及家族天下臣妾咸為怨痛勃海王悝

桓帝母弟也處國奉藩未嘗有過陛下曾不證審遂伏其辜昔晉

侯失刑亦夢大厲被髮屬地左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于帝矣杜預注曰厲鬼趙氏之先祖也

晉侯先殺趙同趙括故怒也天道明察鬼神難誣且并改葬已安寃魂反宋后之徙

家復勃海之先封已消厥咎帝弗能用尋亦崩焉

靈思何皇后諱某南陽宛人家本屠者已選入掖庭風俗通曰漢以八月算人后家以金帛賂遺主者以求入也長七尺一寸生皇子辯養於史道人家號曰史侯道人謂道術之人也

獻帝春秋曰靈帝數失子不敢正名養道人史子助家號曰史侯拜后為貴人甚有寵幸性彊忌後宮莫不

震懾光和三年立為皇后明年追號后父真為車騎將軍舞陽宣

德侯因封后母興為舞陽君時王美人任娠左傳曰邑姜方娠杜預注曰懷胎為娠音之刃反一音身

畏后乃服藥欲除之而胎安不動又數夢負日而行四年生皇子

協后遂鳩殺美人帝大怒欲廢后諸宦官固請得止董太后自養

協號曰董侯

王美人趙國人也祖父苞五官中郎將美人豐姿色聰敏有才明

能書會計會計謂總會其數而算巨冢家子應法相選入掖庭帝愍協早失母又

思美人作追德賦令儀頌中平六年帝崩皇子辯即位尊后為皇

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舞陽君亦為

太后太后臨朝后兄大將軍進欲誅宦官反為所害舞陽君亦為

亂兵所殺并州牧董卓被徵將兵入洛陽陵虐朝廷遂廢少帝為
弘農王而立協是為獻帝扶弘農王下殿北面稱臣太后鯁涕羣
臣含悲莫敢言董卓又議太后踣迫永樂宮至令憂死逆婦姑之
禮乃遷於永安宮因進醜弒而崩在位十年董卓令帝出奉常亭
舉哀華延雋洛陽記曰城內有奉常亭公卿皆白衣會不成喪也有凶事素服而朝謂之白衣會左傳曰不書葬不成喪

合葬文昭陵初太后新立當謁二祖廟欲齋輒有變故如此者數
竟不克時有識之士心獨怪之後遂因何氏傾沒漢祚焉明年山
東義兵大起討董卓之亂卓乃置弘農王於閣上使郎中令李儒
進醜曰服此藥可已辟惡王曰我無疾是欲殺我耳不肯飲強飲
之不得已乃與妻唐姬及宮人飲讌別酒行王悲歌曰天道易兮
我何艱葉萬乘兮退守蕃逆臣見迫兮命不延逝將去汝兮適幽
玄因令唐姬起舞姬抗袖而歌抗舉也曰皇天崩兮后土頽史記周烈王崩周人為齊威王

曰天崩地坼也身為帝兮命天摧死生路異兮從此乖奈我勞獨兮心中哀
因泣下嗚咽坐者皆歔欷王謂姬曰卿王者妃執不復為吏民妻
自愛從此長辭遂飲藥而死時年十八唐姬潁川人也王薨歸鄉
里父會稽太守瑁欲嫁之姬誓不許及李傕破長安遣兵鈔關東
畧得姬傕因欲妻之固不聽而終不自名不自名少帝之姬也袁宏紀曰為傕所畧不敢自言尚書
賈詡知之魏志曰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少時漢陽閭忠見而異之曰詡有良平之才曰狀白獻帝帝聞感愴乃下
詔迎姬置園中使侍中持節拜為弘農王妃初平元年二月葬弘
農王於故中常侍趙忠成壙中趙忠元有成壙因而葬焉諡曰懷王帝求母王美人
兄斌斌將妻子詣長安賜第宅田業拜奉車都尉興平元年帝加
元服有司奏立長秋宮詔曰朕稟受不弘遭值禍亂未能紹先已
光故典皇母前薨未卜宅兆禮章有闕中心如結詩云心如結兮三歲之感
蓋不言吉且須其後於是有司乃奏追尊王美人為靈懷皇后改

葬文昭陵儀比敬恭二陵敬章帝陵恭安帝陵使光祿大夫持節行司空事奉

璽綬斌與河南尹駱業復土斌還遷執金吾封都亭侯凡言都亭者並城內亭也漢法

大縣侯位視三公小縣侯位視上卿鄉亭侯視中二千石也喪事長子端襲爵

獻帝伏皇后諱壽琅邪東武人東武今密州諸城縣大司徒湛之八世孫也父

完沈深有大度襲爵不其侯尚桓帝女陽安公主陽安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朗山縣東北

為侍中初平元年從大駕西遷長安后時入掖庭為貴人興平二

年立為皇后完遷執金吾帝尋而東歸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

曹陽帝乃潛夜度河走度所在今陝州陝縣北水經曰銅翁仲所沒處是獻帝東遷潛度所六宮皆步行出營

周禮曰王后率六宮之人鄭玄注曰六宮之人夫人既下分居后之六宮者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曰

刃脇奪之殺傍侍者血濺后衣濺音子見反既至安邑御服穿敝唯曰棗

栗為糧建安元年拜完輔國將軍儀比三司完曰政在曹操自嫌

尊戚乃上印綬拜中散大夫尋遷屯騎校尉十四年卒子興嗣自

帝都許守位而已宿衛兵侍莫非曹氏黨舊姻戚議郎趙彥嘗為

帝陳言時策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誅戮操後曰事入見

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

色俛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

汗流浹背浹徹也音子協反自後不敢復朝請董承女為貴人操誅承而求

貴人殺之帝曰貴人有隻說文曰隻孕也音仁蔭反累為請不能得后自是懷懼

乃與父完書言曹操殘逼之狀令密圖之完不敢發至十九年事

乃露泄操追大怒遂逼帝廢后假為策曰皇后壽得由卑賤登顯

尊極自處椒房漢官儀曰皇后稱椒房取其蕃實之義也詩云椒聊之實蕃衍盈升二紀于茲既無任姒徽音

之美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徽美也詩云太姒嗣徽音又乏謹身養已之福左傳曰人受天地之中而生謂之命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

禍以取禍而陰懷妬害苞藏禍心弗可曰承天命奉祖宗今使御史大夫

追字段謀恐是延字銘記

左傳作以

郝慮持節策詔其上皇后璽綬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續漢志曰乘輿黃赤綬四綵黃赤纁紺淳黃圭綬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乘輿同退避中宮遷于它館嗚呼傷哉自壽取之未致于理

為幸多焉又曰尚書令華歆為郝慮副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代荀或為尚書令慮字鴻預山陽高平人勒兵入宮收后閉戶藏壁中歆就牽后出時帝在外殿引慮於坐

后被髮徒跣行泣過訣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知命在何時顧謂慮曰郝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下暴室曰幽崩所生二

皇子皆酖殺之后在位二十年兄弟及宗族死者百餘人母盈等十九人徒涿郡

獻穆曹皇后諱節諡法曰布德執義曰穆魏公曹操之中女也建安十八年操進

三女憲節華為夫人聘曰束帛玄纁五萬匹小者待年於國留住於國以待

長十九年並拜為貴人及伏皇后被弑明年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乃呼使者入親數讓之曰璽

抵軒下抵擲也軒闌棧也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皆莫能仰視后在

位七年魏氏既立曰后為山陽公夫人自後四十一年魏景初元年薨合葬禪陵車服禮儀皆依漢制

論曰漢世皇后無諡皆因帝諡曰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號上官昭帝后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曰德為配至於賢

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曰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

始追正和熹之諡蔡邕集諡議曰漢世母氏無諡至于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之制諡法有功安人曰貞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諡宜為和熹其安思順烈曰下皆依而加焉

贊曰坤惟厚載陰正乎內易曰坤厚載物又曰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詩美好逌逌匹也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逌言

后妃有關睢之德為君子好匹易言帝乙歸妹易稱歸妹兌下震上歸妹卦也婦人謂嫁曰歸妹為少女之稱兌為少陰震易言帝乙歸妹

易言帝乙歸妹易言帝乙歸妹易言帝乙歸妹易言帝乙歸妹易言帝乙歸妹易言帝乙歸妹

媚茲良哲承我天祿班政蘭閨宣禮椒屋班固西都賦曰後宮則掖庭椒房后妃之室蘭林蕙草披香發越蘭

林殿名故言蘭閨椒屋即椒房也既云德升亦曰幸進德升謂馬鄧等也幸進謂閭何之類也身當隆極族漸

河潤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也視景爭暉方山並峻乘剛多阻行地必順易屯卦象曰六

又坤卦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王弼注云咎集驕滿福協貞信慶延自已禍成地之所以得無疆者以卑順行之故也

誰覺

漢制皇女皆封縣公主儀服同列侯漢法大縣侯視二公其尊崇者加號長公

主儀服同蕃王蔡邕曰帝女曰公主姊妹曰長公主建武十五年封武陽公主為長公主

諸王女皆封鄉亭公主儀服同鄉亭侯鄉亭侯視中二千石肅宗唯特封東

平憲王蒼琅邪孝王京女為縣公主東平王傳曰封蒼女五人為縣公主孝王女傳不見其數其後安帝

桓帝妹亦封長公主同之皇女案鄧禹玄孫少府襄尚舞陰長公主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岑彭玄孫魏郡守熙尚涅陽長

其皇女封公主者所生之子襲母封為列侯馮定獲嘉公主子襲封獲嘉侯馮奮平陽公主子襲封平陽侯此其類也皆傳國於後鄉亭之封則不

傳襲其職僚品秩事在百官志

沈約謝儼傳曰范曄所撰十志一皆純儼搜撰垂畢遇曄敗悉蠟以覆車宋文帝令丹陽尹徐湛之

其餘屬吏增減無常漢官儀曰長公主傳一人私府長一人食官一人承巷長一人家令一人秩百石僕一人六百石家丞一人三百石也不足別載故附于后紀末

皇女義王建武十五年封武陽長公主適延陵鄉侯太僕梁松舞陽

縣屬潁川郡松梁統之子其傳云尚光武女舞陰公主又鄧訓傳舞陰公主子梁扈有罪訓與交通此云舞陽誤也松坐誹謗誅

皇女中禮十五年封涅陽公主適顯親侯大鴻臚竇固涅陽屬南陽郡顯親縣屬漢陽

郡固竇融子肅宗尊為長公主

皇女紅夫十五年封館陶公主適駙馬都尉韓光光坐與淮陽王

延謀反誅

皇女禮劉十七年封清陽公主適陽安侯長樂少府郭璜璜郭况子也

坐與竇憲謀反誅

皇女綏綏一作緩二十一年封酈邑公主適新陽侯世子陰豐豐害主誅

死鄆縣屬南陽郡音擲亦反新陽縣屬汝南郡豐陰就子

世祖五女

皇女姬永平二年封獲嘉長公主適楊邑侯將作大匠馮柱獲嘉縣屬河內

鄆楊邑縣屬太原郡柱馮劬子

皇女奴三年封平陽公主平陽縣屬河東郡適大鴻臚馮順順勤子也

皇女迎迎或作延三年封隆慮公主隆慮縣屬河內郡適牟平侯耿襲牟平縣屬東萊郡襲耿弇弟舒之子

皇女次三年封平氏公主平氏縣屬南陽郡既不言所適不顯始終蓋史闕之也它皆倣此

皇女致三年封沁水公主沁水縣屬河內郡適高密侯鄧乾乾鄧震之子禹之孫

皇女小姬十二年封平臯公主平臯縣屬河內郡適昌安侯侍中鄧蕃昌安縣屬高密

國蕃鄧襲子禹之孫也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適軼侯軼志作軼音伏師古曰又音徒系反黃門侍郎王度

軼縣屬江夏郡度王符子霸之孫

皇女惠十七年封武安公主適征羌侯世子黃門侍郎來稜征羌縣屬汝南

郡稜襄之子歛之孫安帝尊為長公主

皇女臣建初元年封魯陽公主魯陽縣屬南陽郡

皇女小迎元年封樂平公主樂平太清縣屬東郡章帝更名

皇女小民元年封成安公主成安縣屬潁川郡

顯宗十一女

皇女男建初四年封武德長公主

皇女王四年封平邑公主平邑縣屬代郡今魏郡昌樂東北又有平邑城適黃門侍郎馮由

皇女吉永元五年封陰安公主陰安縣屬魏郡

肅宗三女

皇女保延平元年封修武長公主修武縣屬河內郡

皇女成元年封共邑公主共縣屬河內郡

江夏郡有軼侯國王軼傳云作

皇女利元年封臨潁公主縣屬潁川郡適卽墨侯侍中賈建卽墨縣屬膠東國建賈參子復之曾孫

皇女興元年封聞喜公主聞喜縣屬河東郡

和帝四女

皇女生永和三年封舞陽長公主

皇女成男三年封冠軍長公主冠軍縣屬南陽郡

皇女廣永和六年封汝陽長公主汝陽縣屬汝南郡

順帝三女

皇女華延熹元年封陽安長公主適不其侯輔國將軍伏完完伏湛五世孫

皇女堅七年封潁陰長公主潁陰縣屬潁川郡

皇女修九年封陽翟長公主

桓帝三女

皇女其光和三年封萬年公主

靈帝三女

後漢皇后紀卷第十下

何以伏后紀及湛傳參校注中五世字誤當作七

皇后紀卷第十下終

西川中鳳
氏圖開甫

後漢書十

後漢書注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與開廓著述創歲山之祕寶摩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大弘鳴條寔多紹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該明輪駢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讚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摠為八志律曆之篇仍乎洪筮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者也玉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可得而知矣既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十意務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

業俱稱麗富華輒亂三典則借泯雅言遂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
尤解功創時改見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流書品採自近錄
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
之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推後漢良誠跨衆民序或未同志
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
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
以前班用馬史十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
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撓成毀弗克
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
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公也又尋
本書當作禮樂志具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不著
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曄遺書自序應編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
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缺過乎
穰栢爲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壘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續緝理慙
鈎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有論列分
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云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生
補子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
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搢
校讎參曆算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
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
疏漏諒不足誚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 律曆上
後漢書

律曆志上第一

律準 候氣

律曆上



後漢書

律準 候氣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然則

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算數之事生矣記稱大撓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

大撓博物記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句大撓探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隸首作數物

記曰隸首黃帝之臣一說隸首善算者也二者既立曰比曰表表即景曰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

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曰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

寸十寸為一尺十尺為一丈物有多少受曰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籩十籩為一合量有輕重

平曰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銖二十四銖重一兩十六兩重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石聲有清濁協曰律呂

三光運行紀曰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前志曰夫推曆

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蹟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漢興

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武正樂置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



李京房之說不著于班史而述於前宗何居先生云案劉昭謂司馬續書指為志律曆之篇初乎洪範即係四攝車服之本即係董養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遺籍據前脩以濟一家范志全開序創所論頗衰其美延借前志以補之分為三十卷以合史記之皆司馬紹統之作本漢末諸儒所傳述於晉初錄諸本或失刊劉序故錄之藤

陰制記亦誤出前宗志律曆之文

知鍾律者考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呂為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呂上生下皆三生二呂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擬作易紀陽氣之初呂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呂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角南呂為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呂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呂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以效升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

此宗本效

為宮此之謂也

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鍾長九寸九九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生徵徵數五十四林鍾長六寸六九五十四也三分徵益一生商商數七十二太簇長八寸八九七十一也三分商去一生羽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五九四十五又三分寸之一為四十八也三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九分寸之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生變宮二分變宮益一生變徵自此已後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呂六十律分暮之日黃鍾

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呂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呂度調故作準呂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呂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呂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總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呂圓為形其性動陰呂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呂陽生陰倍之呂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

宮房律

李京房

律如書

十二律本

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二律者也前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

陰取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開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笛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至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極中也元始也行於十二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

九又參之於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此

陰陽合得氣鍾於子化生萬物者也故滋萌於子紐牙於丑引達於寅冒萌於卯振羨於辰巳盛於巳罅布於午昧曖於未申堅於申留孰於酉畢入於戌該闕於亥出甲於甲奮軋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巳斂更於庚悉新於辛懷任於壬陳揆於癸故陰陽之施化萬物

之終始既類旅於律呂又經歷於日辰而變化之情則可見矣又呂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

呂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呂定六十律之

實呂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

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呂其餘正其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簇商林鍾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色育當作色育下

得此字本德

下生安度丙盛爲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爲宮隨期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

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末爲宮形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爲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爲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爲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簇為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爲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爲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爲宮南中商閉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爲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爲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爲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鳥南授爲宮南事商分鳥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爲宮離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執始中呂爲宮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

上生質末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末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

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

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凌陰離宮爲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爲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生太簇林鍾爲宮南呂商太簇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爲宮白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

去滅十一萬六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滅爲宮結躬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爲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

上生隨期歸嘉爲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爲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爲宮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爲宮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爲宮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爲宮期保商爭南徵

七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爲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强六十一

準五尺三寸六千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爲宮分鳥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强六十八

準五尺二寸四千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二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爲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强五

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爲宮未育商路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强六

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爲宮遲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强一

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爲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强百六十三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爲宮執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爲宮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爲宮分動商內負徵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爲宮質末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爲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

分鳥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鳥窮次無徵不爲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凌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呂考聲列呂物氣道之本也。

前書注曰章帝時零陵文學吳景於冷道縣舜祠下得白玉琯古

玉為琯術家已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呂代之準之聲

明暢易達分寸又麤然弦呂緩急清濁非管無呂正也均其中弦

令與黃鍾相得案畫呂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

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殷彤上言官無曉六十律呂準調

音者故待詔嚴崇具呂準法教子男宣宣通習願召宣補學官主

調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不得依託父

學呂龔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呂律錯吹能知命十二

律不失一方為能傳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中其四不

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部莫知復

見薛瑩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騎將軍馬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鄴上言

王者飲食必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福應也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以廢今官樂但有大族皆不應月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所以宜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輒問鄴及待詔知

考云京氏之準深武之通極闕是以前古黃鐘之法呂今所謂三寸九分者謂黃鐘與應鐘相距之數也嚴崇準法

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待因歲首令
正發太族之律奏雅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其條貫甚備記書以防言下三公

六年東觀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

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書曰時人

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

絕其可已相傳者唯大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音生於陰陽分

為十二律轉生六十皆所已紀斗氣效物類也天效已景地效已

響即律也陰陽和則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故天子常已日冬夏

至御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音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權土灰放

陰陽冬至陽氣應則樂均清景長極黃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至

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低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

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八能各已候狀聞太史封上效則和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

否則占易緯曰冬至人主不出宮寢兵從樂五日擊黃鍾之磬八公卿大夫列士之意得則陰

陽之晷如度數夏至之日如冬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中視其晷晷如

者其歲美人民和順晷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多譌言政令為之不平晷進則水晷

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之行日食則正人主之道 候氣之

法為室三重戶閉塗費必周密布緹縷室中已木為案每律各一

內屏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已葭葦灰抑其內端葭葦出案曆而

候之氣至者灰去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

殿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乃候靈臺用竹律六十候日如其律

月令章句曰古之為鍾律者以耳齊其聲後不能則假數以正其度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

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之數為法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開九分

其餘皆補短雖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

以文載口傳與眾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後漢書志第一

律此律也 作曆 漸惟

八能

如北海麻陰劇記云易學律學至京房而皆亂易起于象律生于音而房志舉而歸之候氣失其
本矣以六十律應六十卦或增或損皆非聖人之舊且卦爻吉凶不為一年風雨之候而設地氣升降
又不在區、律管數寸之中也乃欲以此占測天地探不消息災祥不亦遠乎自揚雄作之擬易以星
日氣候布諸首中蔚宗志律曆首叙候氣皆權輿于焦贛京房之學前無此說也卦氣之
認自通人已能言之而外淺深置律驗中氣以得元聲則自大儒猶仍而不斥且班固書
出于劉歆其叙義和典領條奏曾莫之述而范以爲詳于歆而奏其術行于史官用於候部
則知孟堅眩而不道蓋垂之久矣隋文帝苛察每候氣不應輒有誅責有司則穴孔以通縵室
月氣至日以熱湯注穴衝動水素可知百不能効也意云退谷不識漢學妄議先儒

葉志于
司馬彪非
蔚宗亦非
亦失檢

律曆志上第一

西漢書

後漢書一

律曆志中第二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論月食

後漢書二

梁劉昭注補

稱北宗
作稍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稱後天朔先曆朔或
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
浮太中大夫許淑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
微上旨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署七月十六日食
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算上爲日上言月當十五日
食官曆不中詔書令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官
曆皆失岑皆中庚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張盛景防
鮑鄴等已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中多岑六事十一生一一
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
是時盛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已先是

時字義當
爲句書
以更字
積
日食
食或日上
既一月字
爲日三
讀

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牛五度而日爲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日問史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校其狀蔡邕議云梵清河人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昌十世日光十一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朕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祇畏不敢荒寧予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元尚書璇璣鈴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惡焉聞者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

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考在璣衡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寢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歎之立春日也日拆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曆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日遵於堯日順孔聖奉天之文冀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日爲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復發聖思考之經讖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太尉

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人
呂為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
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梵等呂為當
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
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冗見勅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
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呂九道法候弦望驗無
有差跌達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達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
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令斗星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三百八
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
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
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

今性考改
此常字同

句讀頗
有未詳

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
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
一與考靈曜相近即呂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今
兩候上得算多者太史令玄等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
課日行及冬至斗二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曜日所

二字性考
改此宗本
作一

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呂為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
此遂黜也達論曰呂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二事
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
呂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呂新曆十
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呂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
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呂新曆十七得朔三日晦三得二日又
呂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天

此宗本得

李云四分以七十六
年為一節達意
似此以一節為差
一百此即歲差
之說也權輿也

李云今曆一以
黃老為主

李云赤道十度十
字疑是七字北京
本作十

又云赤道此下也
脫二十兩字

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短不可呂等齊治曆者方呂七十
六歲斷之則餘分稍得一日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
曰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人必曆象日月
星辰明數不可費數千萬歲其間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
星辰所在而已故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
能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百年之間故
識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
百二歲乃改故其前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呂二日為朔故
合朔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傅安等用黃道度日月
弦望多近史官一曰赤道度之不與日月同於今曆弦望至差一
日呂上輒奏呂為變至呂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
變願請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可臣謹

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
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
黃道南至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
七也今史官一曰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其斗牽牛輿鬼赤道
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
八度或月行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赤
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出赤道北五度赤道者為中天去
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呂搖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呂今太
史官候注考元和二年九月已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
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安言問典星待
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
器不知施行案甘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呂圖儀度日月

消心李改

并准李并

唐書昌又明
曆信才臣

行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弦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案遠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太史黃道銅儀呂角爲十三度亢十氏十六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營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婁十二胃十五昴十二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四分度之一史官呂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不爲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呂候是呂少循其事遠論曰又今史官推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史待詔張隆呂四分法署弦望月食

加時隆言能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遠至十餘度梵統呂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朏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旦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呂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爲分率呂其術法上考建武呂來月食凡三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宣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呂叅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九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爲近太史令颺上呂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杜預長曆日書稱春

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

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發文益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周之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二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輒益一日凡歲當累日為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賈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不食者理不得二而算守恒數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矣雖數術絕滅還尋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之食以考朔晦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曆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曆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

恒北宋後

夏北宋卜

足以遠通盈縮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記注乾度曆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知三統曆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旨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曰儀校天課度遠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曰日長短為數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去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夏曆漏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曰節時分定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不可曰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曰計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曰耦法太

李云此後極佳

史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運儀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日晷景爲刻少所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後儀式備立司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日來圖讖漏泄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草澤信向日爲得正及太初曆日後大爲疾而修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每有

李元世文
以此

禮未詳

北宗李常

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聞識之故詳錄焉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興參案儀注者考往校今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弦望失正月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泓等四十人議卽用甲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遠元和變曆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

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他效驗徒曰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

為辭或云孝章改四分災異率甚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起各

異正朔曰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為年首閏常在歲後

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修三階曰平黃龍曰至刑犴曰錯五

者曰備洪範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種來備各以其敘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仍痾

禍非一議者不曰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采妄說歸福太初致

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弦望四分

有謬不可施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休

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復重難衡與曰為

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向子歆欲

曰合春秋橫斷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

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一日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迂闊

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非獨衡與前曰為九道密近今

議者曰為有闕及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

之名曰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曰非易是上納其

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

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攄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

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

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為日法設清臺之候驗

六異課效拘密太初為最其後劉歆研幾極深驗之春秋參曰易

道曰河圖帝覽嬉雜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

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闕謬從太初至永平十

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

北宗卒

是字以
北宗卒

未詳
案假馬
名即國
之意以
觀之自見

李云六星
記者帝顛
項直戰周
魯六曆
異

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寔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呂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呂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算耦之目前更呂庚申爲元旣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呂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訢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呂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尋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超一辰凡九百

九十二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一而周天一匝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抄習呂成毫釐毫釐積累呂成分寸兩儀旣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或呂九百四十或呂八十一法有細狃呂生兩科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呂千里自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斷法垂分恐傷大道呂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章更不得朔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呂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呂月食天驗昭著莫大焉今呂去六十三分之法爲曆驗章和元年呂來

日變二十事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月食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

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而又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

與天相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即位義

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萇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

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

之明也自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義和常占之官定精微

於晷儀正眾疑祕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皇帝數下詔書

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

歷數十信而徵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分

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言曆元不正故

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已

庚為元者近秦所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

說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下三府與儒

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己羣臣會司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

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書公議蔡邕前坐侍中西北近公卿與光晃相難問是非焉議郎蔡邕議曰

為曆數精微去聖久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己承秦曆用顓頊

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大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百有二歲孝武

皇帝始改正朔曆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

改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晃各己庚申為非甲寅為是案曆法黃

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

雖不明於圖讖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

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寅元己非漢曆

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呂疏闊連見劾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

長下此亦本有一字便以此字

長近刻儀

民近刻言

讀志詳

術數蔡邕術術

通人言

則雖非圖讖之元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呂來考之行度密於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竄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不必若一術家呂算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呂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已酉戊子及丁卯部六十九歲合爲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呂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申識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呂爲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下不及命曆序獲麟

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注不相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呂爲乙丑朔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衆共別者須呂弦望晦朔光晃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晃曆呂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校呂今渾天圖儀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造望儀呂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可呂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呂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呂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呂遵於堯呂順孔聖奉天之文是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洛圖讖呂爲符驗非史

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晃曰爲固意造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矣且猶遇水遭旱戒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晃曰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晃言秦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光晃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亶誦之議不用元和詔書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尉耽司徒隗司空訓曰邕議劾光晃不敬正鬼薪法詔書勿治罪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以言天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足懲淺妄之徒

詔書勿治亦深盡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曰河平癸巳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呂七月後閏食術曰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

公乘宗緝上書言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曰二月至期如緝言太史令巡上緝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曰緝法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呂十二月食曆曰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術同月食所失皆曰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曰三月官曆曰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詔書報可其四年緝孫誠上書言受緝法術當復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曰後年正月到期如言拜誠爲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在己未三月五月皆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推計行度曰爲三月近四月遠誠曰四月奏廢誠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月不食當曰四月史

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所上正屬太史太史主者終不自言
三月近四月遠食當呂見爲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記
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說博士蔡較穀城
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
恂術呂五千六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
縣法推建武呂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錯案其官素注
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辟二千一百誠術呂百三十五
月二十三食爲法乘除成月從建康呂上減四十一建康呂來減
三十五呂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損論其長短無
呂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
黃道月從九道呂赤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
也赤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之行曲直

有差呂生進退故月行井牛十四度呂上其在角婁十二度呂上
皆不應率不行呂是言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
數難定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呂知其是未差無呂知其失
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允執其中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
恂術未有獨中之異呂無驗改未失是呂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
百三十五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日久官守
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作恂久在候部詳心
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
欽若昊天宜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呂見食爲比今宜施用誠
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呂審術數呂順改易
耽呂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
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

言劾奏謾欺詔書報恂誠各曰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遂
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
年到今年凡九十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曰
巳巳爲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相應者一事
曰同爲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
司徒掾陳晃各訟曆故議郎蔡邕共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
相參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巳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從漢受不
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巳巳元則考靈曜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
晃甲寅元相經緯於曰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爲疏闊孔子緯
一事見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爲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巳巳顯
項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
應期二百改憲之節甲寅巳巳讖雖有文畧其年數是曰學人各

傳所聞至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冬至
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人正巳巳朔旦立春三光聚天廟
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
十九曰效信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曰漢成注參官
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習書見巳巳元謂朝
不聞不知聖人獨有興廢之義史官有附天密術甲寅巳巳前曰
施行效後格而已不用河平疏闊史官已廢之而漢曰去事分爭
殆非其意雖有師法與無同課又不近密其說部數術家所共知
無所采取遣漢歸鄉里

袁山松書曰劉洪字元卓泰山蒙陰人魯王之宗室也延熹
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爲

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徵還未至領山陽太守卒
官洪善算當世無偶作七曜術及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
驗日月與象相應皆傳于世博物記曰洪篤信好學觀乎六藝羣書意以爲天文數術探
蹟索隱鉤深致遠遂專心銳思爲曲城侯相政教清均吏民畏而愛之爲州郡之所禮異

何云劉洪
字元卓觀
六執曆書
意以爲天文
數術

清亦詳

後漢書志第二

後漢書志第二... 律曆志下第三... 律曆下... 後漢書志...

律曆志下第三

曆法

律曆下

後漢書志

曆法

李云此志章節紀元之法出周解經周體周書也而四分爲顯項曆意者古之六曆並用四分故

梁劉昭注補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發斂景之長短斗綱之建青龍所躔參伍已變錯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成度在曆成日居已列宿終于四七受已甲乙終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已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移辰謂之日月之術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秋分焉

北宗左剛

李云此夏分疏
較前漢加頭明
矣。今圖之曆亦
四分曆術。在諸家
中宜疎濶者此
密算格之誠然若
耶人舉正于中之
義。石稱丈量徑
而鮮夫則恐四分
之法其來舊矣
周禮之書所載
章部紀元之法即
四分法也昔人又謂
之類項曆必有所
欣又前史稱黃
帝有神契推逆

日英者著也天所
數以四十八英為平
其英則得五
日四分一為氣贏
閏日也僧一行頗知
此理而推算未合
故閏年高餘於四
十九英之外黃帝
之法即蓋伏羲之
法而類項夏殷周
魯以下同之者也夫
以四分一舉中而
以推天運歲周之進
退亦如以三百日舉
其凡而以校氣朔之
盈虧又如有日月
五星之經度然後
臆胸遲疾順逆
可也而求密率
可得而施也蓋古
人凡事立法無不
皆外通此意者則
四今又不獨首為
講解之便而已

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
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
終六旬謂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已實之月已閏之時已
分之歲已周之章已明之部已記之元已原之然後雖
有變化萬殊贏胸無方莫不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
于外璇衡追日已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
已考中星昏明生焉日有**道**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交生焉朔
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
留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
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先日遲速順逆
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
而率數生焉參差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

探蹟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已其精者然故陰陽有分
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
上也類項曰承聖帝之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已授民事立閏定時
已成歲功羲和其隆也唐虞夏商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曆明時應
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王德之衰也
無道之君亂之於上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羲和淫酒廢
時亂日胤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貞而明之
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綱
紀帝王之壯事是已聖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
已本氣者尚其體已綜數者尚其文已考類者尚其象已作事者
尚其時已占往者尚其源已知來者尚其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
是已君子將有興焉咨焉而已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

李云紂以甲
子日而云
其甲子
用會
其子不
辭之事
非經典
載者甲
之文也
記也

因地揆時施教頒諸明堂曰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
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息苟禁君子未之或知也斗
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
黃鍾曆始冬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五
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閏
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
元並發端焉曆數之生也乃立儀表曰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
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四百六十一日
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曰周除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
為歲之日數日日行一度亦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即是起舍合朔日行
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之終也曰日周
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曰日一周減之餘十二十九分之七則

月行過周及日行之數也為一歲之月曰除一歲日為一月之數
月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推移故置十
二中曰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
四氣曰除一歲日為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
之分如法為一歲沒没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分積如其
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
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曰部曰一歲日乘之為部之日數也曰甲
子命之二十而復其初是曰二十部為紀紀歲青龍未終三終歲
後復青龍為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

樂叶圖徵曰天元以甲子朔旦冬至日月起于牽牛之初右行二十八宿以考王者

終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甲寅窮宋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代一終之大數也王者即位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三元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沿前而終言之也韓子曰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紀月萬八千八百月部法七十六月

章句曰七十
六歲為部首

部月九百四十

章法十九

章月二百三十五

月令章句曰十

九歲七閏月為一章

周天千四百六十

日法四

部日二萬七千七百

五十九

沒數二十一為章閏

通法四百八十七

沒法七因

為章閏

日餘百六十八

中法四十二

大周三十四萬三千

三百三十五

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

乃記月食之既

者率二十

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

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

三之二十而一食

百三十三

食而復既其月食百三十

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

三之二十而一食

五十也

分終其法因

日與部相約得四與二十七

互之會二千五

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部會二千五十三

歲數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二十五

食法

二十二

推入部術曰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日紀法除之所得數從天紀

算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紀年數也日部法除之所得數

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月食所入部會年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日部會除之所得日

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日二十除所得數從天紀算之起

外所日入紀不滿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部會也其初

不滿部會者入部會年數也各日不入紀歲名命之算上即所求

年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五字似誤
刻非索
作五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巳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曰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十二曰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曰部日乘之滿部月得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積日曰六十除去之其餘為大餘曰所入部名命之算

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曰上其月大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小餘滿部月得一上

加大餘命之如前六餘六十除去之其餘曰滿部月命之算一術曰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曰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
大餘不滿爲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曰部名命之算盡之
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

推閏月所在曰閏餘減章法餘曰十二乘之滿章閏數得一滿四

曰上亦得一算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算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

曰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

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

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曰下每曰百刻乘之滿

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曰算上爲日

推沒滅術置入部年減一曰沒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爲積沒不

盡爲沒餘曰通法乘積沒滿沒法得一名爲大餘不盡爲小餘大

餘滿六十除去之其餘曰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

也求後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餘命之如前

無分爲滅

一術曰爲五乘冬至小餘曰減通法餘滿沒法得一則天正後沒

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部積月曰日乘之滿大周除去之其餘滿部

月得一名爲積度不盡爲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

五分曰宿次除之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

度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部月得一度經斗除二百三十

五分

一術曰閏餘乘周天曰減大周餘滿部月得一合曰斗二十一度

四分一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推日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
呂部法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
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度加十九分呂宿次除去之則夜半日所在
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月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呂朔小餘減合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
十九乘之

推月所在度置入部積日之數呂月周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
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
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
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滿法得一度經斗除十九分其冬下句

月在張心署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呂部法除朔小餘所得呂減日半度也餘呂減分即月夜半
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呂部法乘之二百
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也呂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為明
所在度分也

求昏日所入度呂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其餘即夜半到
昏所行分也呂加夜半所在度分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曰置其節氣夜半之數呂月周乘之呂二百
除之為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呂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在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呂明積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度加夜半則
昏月所在度也

推自此宗
李提

推自此宗
李提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即得上弦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巳宿次除之即上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巳食數乘之滿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為食餘巳月數乘積滿食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月餘分積月巳章月除去之其餘為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巳十二除去之不滿者命巳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巳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則入章閏數也

餘分滿二百二十四巳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閏或進退巳朔日定之求後食加五百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算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巳二十九乘之為積日又巳四百九十乘積月滿部月得一巳并積日巳六十除之其餘巳所會部名命之算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

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部月為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巳漏刻課之夜漏未盡巳算上為日

一術巳歲數去上元餘巳為積月巳百一十二乘之滿月數去之

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

推諸加時日十二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日法除
之所得算之數從夜半子起算盡之外則所加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法什之滿
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為晝上水之數過
晝漏去之餘為夜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半者乃減之餘為昨夜
未晝其弦望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度相約而為
率日章法乘周率為用法章月乘日率如月法為積月月餘日月
之月乘積為朔大小餘乘為入月日餘日法乘周率為日度法
日率去日率餘日乘周天如日度法為度之餘也日率相約取之
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
五星終如部之數與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五 合積月十

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

餘二十三 小餘八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八 積度三十

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

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

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入月
日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六千三百八
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三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五 月法十一萬七百七十一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入月日二十六 日餘二
百八十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月一 月
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入月
日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七千六百三

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巳來盡所求年巳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為
積合不盡名合餘餘巳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
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為晨偶為夕其不滿周率
者反減之餘為度分

推星合月巳合積月乘積合為小積又巳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
得一從小積為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為入紀月每巳章閏乘
之滿章月得一為閏不盡為閏餘巳閏減入紀月其餘巳十二去
之餘為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
滿二百二十四巳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巳朔制
之

推朔日巳部日乘之入紀月滿部月得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積

積未詳
李李內

三四近
劉聖

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曰甲子算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曰部日乘月餘曰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曰四千四百

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一為入月日不盡為日餘曰朔

命入月日算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曰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度餘曰斗

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算外星合所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曰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曰沒數乘之滿日法

得一為大餘不盡為小餘曰甲子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日

也曰周率小餘并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

曰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餘滿其月法

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算外後

合月也餘一加晨得又加夕得晨

求朔日曰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

滿部月得一如大餘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曰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日其前合

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

月朔小餘不滿四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曰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從度命如前經

斗除如周率矣

木辰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

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

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

十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復留二十五

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五十八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

讀未詳

讀未詳

讀未詳

三十分近
刻三十分

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
十六日七千二百二十二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一分而
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
十二度與萬三百一十四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
百九十八

北京李二
十六分半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
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
之十四八十四日行一十二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
十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七六十二日
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
日行百一十二度在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
六百二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

李三教日
中多錯字

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
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
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
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八十
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
退六度復留三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
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
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
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
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

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
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
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二十三度在日
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
度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
合一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九度二百八十一分在日
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一分度之二十二九
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
而進日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留不行
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三日退六度在日前九度而夕伏西
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

而後合凡三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行星如之
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逆一日退一度
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
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
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
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
萬四千八百五分行行星如之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
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
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
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

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
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曰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

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不盡如法半日亦得一而日

加所行分滿其母得一度逆順母不同日當行之母乘故分如故

母如一也留者承前逆則減之伏不書度經斗除如行母四分具

一其分有損益前後相放其日赤道命度進加退減之其步日黃

道日名天正十一月十二月正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

八月九月十月冬至大寒雨水春分穀雨小滿夏至大暑處暑秋

分霜降小雪月令章句孟春以立春為節驚蟄為中中必在其月節不必在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斗二十六四分退牛八女十二二進虛十三進

危十六二進室十六二進壁十二進

北方九十八度四分一

奎十六婁十二二進胃十四二進昂十一二進

畢十六二進觜二二退參九四退

西方八十度

井三十三三退鬼四柳十五星七一進

張十八一進翼十八一進軫十七一進

南方百一十二度

角十二亢九一退氏十五二退房五三退

心五三退尾十八三進箕十一三退

東方七十五度

斗二十四一進牛七女十一虛十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漢未詳

斗近利手書字終

退二崇本退二

北赤本進一十二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昴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三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一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曰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曰相增損昏明之生曰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曰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曰上已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曰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張衡渾儀曰赤道橫

李淳風都維陽
與周立圭表同
地故而測此極
高出之度後世
述以為中數焉

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九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夏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銅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盡赤道黃道乃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採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八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之數也從北極數之則元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退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于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斜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

北宋李作死

退者黃道始起更斜矣於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猶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日行非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本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斗二十度俱百一十五強矣冬至宜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三十一度半強最近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日所

月令章句曰中星當中而不中

日所在黃道去極 晷景 晝漏刻 夜漏刻 昏中星 旦中星

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冬至 句曰冬至之意 為極有三意 焉書漏極短 去極極遠 景極長極昏 至而還之辭也

百一十五度 丈三尺 四十五 五十五 奎六弱 亢二少強

小寒 女二度 七分進二

百一十三 強 丈二尺三寸 四十五分 五十四分 婁六半 強退 氏七 少弱

大寒 虛五度 四分進二

百一十一 大弱 丈二尺 四十六分 五十三分 胃上牛 強退 心半 退三

立春 危七度 二分進二

百六 少弱 九尺六寸 四十八分 五十一分 畢五 少弱 尾七半 弱退 刻少強

雨水 室八度 三分退三

百一 強 七尺九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九分 參六半 弱退 箕六 大弱

驚蟄 壁八度 三分進二

九十五 強 六尺五寸 五十三分 四十六分 井十七 少弱 斗少 退二

春分 奎十四度 十分

八十九 少強 五尺一寸五分 五十五分 四十四分 鬼四 斗十一 強退

清明 胃一十七度 七分退二

八十三 少弱 四尺一寸五分 五十八分 四十一分 星四 大進 斗十半 退

穀雨 昴二度 四分退二

七十七 大強 三尺三寸 六十分 三十九分 張十七 進一 牛六半

立夏 畢六度 三分退三

七十三 少弱 二尺一寸二分 六十二分 三十七分 翼十七 大進 女十 少弱

小滿 參四度六分 四分退四

六十九 大弱 尺九寸八分 六十三分 三十六分 角六 弱 危 大弱

芒種 井十度 三分退三

六十七 少弱 尺六寸八分 六十四分 三十五分 亢五 大退 危十四 強進

夏至 章句曰夏至之意 為極有三意焉 晝漏極長去極 極近晷景極短

井二十五度二分 十分退三 月令

六十七 強 尺五寸 六十五 三十五 氏十二 少弱 室十二 少弱

小暑 柳二度二分

六十七 大強 尺七寸 六十四分 三十五分 尾一 大強 奎二 大強

三十分近利

退三三條 幸退二

大暑 星四度三 分進二 七十 二尺 六十三分八 三十六分 尾十率 弱退 婁三 大退

立秋 張十二度 九分進一 七十三 半強 二尺五寸五分 六十二分三 三十七分七 箕九 大強 胃九 大弱 退二

處暑 翼九度十 六分退二 七十八 半強 三尺三寸三分 六十一分 三十九分八 斗十 少退 畢三 大退 退三

白露 軫六度二 十三分退二 八十四 少強 四尺三寸五分 五十七分八 四十二分二 斗十一 強退 參五半 弱退 退四

秋分 角四度 三十分 九十六 強 五尺五寸 五十五分二 四十四分八 牛五 少 井十六 少強 退三

寒露 亢八度五 分退三 九十六 少強 六尺八寸五分 五十二分六 四十七分四 女七 大進 鬼三 少強

霜降 氏十四度十 三分退一 百二 少強 八尺四寸 五十三分 四十九分七 虛六 大進 星三 大強 退一

立冬 房四度十 九分退三 百七 少強 丈四寸二分 四十八分二 五十一分八 危八 強進 張五 大強 退二

小雪 箕二度二十 六分退三 百十一 弱 丈二尺 四寸 四十六分七 五十三分三 室二半 強進 翼五 大強 退二

大雪 斗六度一 分退三 百二 大強 丈三尺 五寸六分 四十五分五 五十四分五 壁半 強進 軫十五 少強 退一

易緯所稱暑景長短不與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與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 冬至暑景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早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 小寒暑景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小水丈夫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為耳 大寒暑景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先大旱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土氣噤腫 立春

暑景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病燥疾疫 雨水暑景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早麥不成多病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蔽 驚蟄暑景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嚏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腫 春分暑景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耳痒 清明暑景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嚏振寒洞泄未當至而至多溫病暴死 穀雨暑景長五尺二寸六分當至不至水物雜稻等不為多病疾瘧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 立夏暑景長四尺二寸六分當至不至早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至多病頭痛腫噤喉痺 小滿暑景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國有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燥噤腫 芒種暑景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眩頭痛 夏至暑景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並傷草木夏落有大寒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暑景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泄注腹痛未當至而至病臃腫 大暑暑景長三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筋痺胸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腫痛惡氣 立秋暑景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暴風為災來年黍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腫 處暑暑景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國多浮令兵起來年麥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暑景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多病瘧泄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暑景長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膈痛 寒露暑景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鳥獸被殃多病疝瘕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痰熱中 霜降暑景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多大風人病腰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胸脇支滿 立冬暑景長一丈一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早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小雪暑景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脚腕痛未當至而至亦為多肘腋痛 大雪暑景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痛應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三十二度三十三分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 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

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
之分野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
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
居之楚之分野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
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
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
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蔡邕分
星次度數與皇甫謐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謐所列在郡國志

中星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十四氣小餘四
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為強弱曰減節氣昏明中星而
各定矣強正弱直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
為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巳來盡熹平三年歲在

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宋世治曆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
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
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假託讖緯遂開治亂此之為
弊亦以甚矣劉歆三統法尤復疏濶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惑其說採為太玄班
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
逮太初二三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始悟四分于天疏濶更以
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象法
又制遲疾曆以步月行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犧皇犧之有天
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
名始終相驗準度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謔斯是曰五三迄于來今
各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乙卯虞用戊
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
至武帝元封不與天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曰丁丑王莽之際
劉歆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星會庚戌之歲曰為上元太
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濶徵能術者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
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朔一日乃與天合曰為四分曆元加六百
五元一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曰辨曆者得開其說
而其元渺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之興廢曰疏密課固不
主於元光和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

李三破曆
元之說極
是
又云時疑
此言乃吾
家已有攻
之者

清濁鍾律洪能為算述敘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畧舉

是巨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巨備一家蔡邕戍邊上章曰朔方髡徒臣邕稽首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邕

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輦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寫心力以効絲髮之功一旦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敢復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雜陽詔獄生出牢戶顧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穀門復聽讀鞠詔書馳救一等輪作左校俊上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促遣徧於吏手不得頃息含辭抱悲無由止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候望憂怖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草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罪但愚心有所不竟臣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惟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畧以所有舊事雖未備悉初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備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華等分受之所使元順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算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行為無窮法道至深微不敢獨議郎中劉洪密於用算故臣表上洪與共參思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悽悽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須刑竟乃因縣道其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鹽池縣其時鮮卑連犯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圖廣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孤危懸命鋒鏑湮滅土灰呼吸無期誠恐所懷隨軀腐朽抱恨黃泉遂不設施謹先顛路科條諸志臣欲制刪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及經典羣書所宜摭摭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左臣初被考妻子逆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恐思念荒散十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延罪披散

恩情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章聞之後雖肝腦流離白骨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謹因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書如有異同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杪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琬檢會日

月

李云諸志以使邕成書必有條理非蔚宗所及也 父貞而誤以志為蔚宗所撰

後漢書志第三

此及於有 謝 祖 不字終 後

禮儀志主第四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禱 養老 先蠶 祓禱

後漢書

梁劉昭注補

夫威儀所由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

呂為禮儀志

謝承書曰太傅胡廣博綜舊儀立漢制度蔡邕因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見讀其令奉行

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社下呂祭日日有變割羊呂祠

社用救日日變執事者冠長冠衣阜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練

呂行禮如故事

公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繫社或曰魯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故繫之也何休曰魯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

也月者土地之精也上係於天而犯日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絲繫之助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人犯歷之故繫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救之陰侵陽也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土地別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口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陽責下求陰之道也決疑要注曰凡救日食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服避正殿內外嚴日有變伐鼓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史

胡廣社 佑之殿 相也

已下皆持劍立其戶前衛尉卿驅馳繞宮
察巡守備周而復始日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

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旛施土牛耕人于門外示兆民至立

夏惟武官不立春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

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進柔良下當

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禮畢次

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曰次上陵西都舊有上

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外

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

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百石下及郎吏匈奴侍子凡九等鍾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

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

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

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本詔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

行之禮樂闕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曰次前當神軒占其郡穀

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

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蔡邕為司徒掾從公行到陵見其儀煥然謂同坐者

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

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復聞見此禮乃帥公卿百寮就園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

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哀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久在園

陵初興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臣悲切之心必不可堪邕見太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可省

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宜載之以示學者邕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

月且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

耐上陵禮亦如之丁字漢儀曰耐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各耐酒因合

李云言奏食
舉之樂

計吏上陵
當神軒占
穀價
先云按明
帝誠為清
禮然既相
沿有此儀
廢則難推
不得過後
如魯園
寢制耳
魏文始毀
高陵祭
魚豢論
習見在
不復深推
本意

巾侍上熟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內有汗染

乃祀之 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汗穢災變齋祀如儀大喪唯天郊越

紼而齋地巨下皆百日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時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夕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輿初緇布進賢

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呂據皆於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祝雍曰辭達而勿多也

祝雍曰近於民遠於年遠於佞近於義晉於財任賢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摘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遵大道之郊域乘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承與天無極

獻帝傳曰興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玄纁馴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人也

王公巨下初加進賢而已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劉瞻兼侍中假貂蟬加濟北王給之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晡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位太祝更牽牲入到椽廩犧令跪曰請省牲舉手曰膺太祝令繞牲舉手曰充太史令牽牲就庖豆酌毛血其

一奠天神坐前其一奠太祖坐前今之郊祀然也 晝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

未盡八刻初納于寶周官注曰納享納牲將告殺謂何祭之辰也 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等

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

社稷六宗夕牲皆巨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

獻送神還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問帥三公九卿躬耕帝藉盧植注曰帝天也藉耕也 晝漏上水初納執事告

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日以太牢祭先農於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在國之辰地于寶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于百姓在勤勤則不置也三曰聞之

子孫躬知稼穡之難難無違也 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巨

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庶人終於千畝庶人謂徒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卑者殊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勞事反之諸侯上當有孤卿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末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窵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 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盛應劭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盛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者禮以三為文 力田種各耰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盛應劭

曰古者天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籍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庶人耘芋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稻

先生按日 凡月神似 漢禮由 在殿下行 也

故知藉為耕也韋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預注曰鄙人藉稻其君自出藉稻蓋履行之贊曰藉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稷早也種晚也于寶周禮注曰種晚杭稻之屬陸陵穀黍稷之屬

民始耕如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眚有他故若請雨

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豆工歌縣何休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已特牲月令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祠詩曰克禮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

有子古者必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之言祓也禮祀上帝于郊禘以祓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曰高禘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韉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騷曰簡狄在臺響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侍帝響於臺上有飛燕墮其卵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為禘官嘉禘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禘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禘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博士束皙答曰漢武帝晚得太子始為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二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

老者父象也謁者奉几安車輦輪供綬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几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輦輪蒲裹輪供綬三老就車天子親執綬授之五更老人知五行更代之事者度法也度以寵異之也鄭玄注禮記曰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各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玄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二老五更二代所尊也安車輦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者訓于五品更者五世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改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完具臣昭按桓榮五更後除兄子二人補四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曰天子皮郡縣道百石則榮非長子矣蔡邕曰五更長老之稱也

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鄭玄注儀禮曰狗取擇人孟冬亦如之石渠論曰鄉

射合樂而大射不何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樂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復合樂鄭玄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尚賢尊長也玄冠衣皮如知服與禮異服虔應劭曰漢家郡縣饗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笙磬籥俎皆如士制

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

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年耆高者一人為老次一人為

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老者為二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

衣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皆齋于太學講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

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

守相皆勸耕

李三或記更者更也書以此宗本坊犬不擇用此

三老扶杖五更不杖先三三老更國老也五更更字為公更字無誤也

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

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

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

面公進供禮亦如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二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典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

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若各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主服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各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儀於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中典謬從鈞議明日皆詣闕謝恩巨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後革之深得其意顯宗因祀光武

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丁字漢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旂戰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賁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

前後亦有金鉦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宮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宮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按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祠先蠶禮巨少

牢漢舊儀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蠶神曰苑廡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

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疾為大絜

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之矣謂之祓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禳者絜也春者蠶也蠶搖

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禊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祓禊賦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生育以為大忌至此月日諱止家皆於東流水上為祈禳自絜濯謂之禊祠引流行鴈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漢書八月祓禊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為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為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天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

為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商用事伊維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不復用三日水宴者焉

後漢書志第四

裴子昭宗略曰文帝

元嘉十年三月丙申

禊飲於樂遊苑且

祖道江夏王義恭

衡陽王義季蕭

子顯濟書曰武帝

永明九年三月三

日幸芳林園禊飲

朝臣此与王義恭

禮儀志上第四

蜀川屯鳳崗
氏雷宿南

後漢書四

禮儀志申第五

立夏
黃郊

請雨
立秋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案戶

桃印
祠星

立冬
土牛

冬至
遣衛士

臘
朝會

大儺

禮儀中

後漢書五

梁劉昭注補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埽除社稷其早也公卿官長已次行雩禮求雨

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

崇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者尊厭卑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大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率禮也四

今雨澤
章所始也

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
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阜與土龍
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

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毋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繪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玄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潔清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大澍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長八丈居中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田嗇夫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八尺深一尺置水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闔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猪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猪聞彼鼓聲皆燒猪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決通道橋之壅塞不行者決瀆之幸而得雨報以豚一酒鹽黍財足以茅為席毋斷夏求雨令縣邑以水日家人祠竈毋舉土功更火浚井暴釜於壇杵白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繪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池方七尺深一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猪燔之四通神宇開陰閉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徙市於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行入市家人祠中雷毋舉土功聚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繪五其神后稷祭之以母飽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衣黃衣皆如春祠以戊巳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長二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三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閭外溝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庭至九日毋舉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植

白繒九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他如春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鰥者九人皆齋三日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池方九尺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各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壅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池皆如春四時皆庚子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雨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劉歆致雨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為土龍何也曰

立土人舞僮二佾七日一變
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而為之

反拘朱索社伐朱鼓
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旱暵之事鄭玄曰聖赤草染羽

如故事
為之也旱暵注陽也用假色者欲其有時而去之

禱賽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冬春不求雨

禱賽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六年五月旱女及巫丈夫不入市

拜皇太子之儀
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

太子太子再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

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前丁孚漢儀曰太常住蓋下東向讀文與此異也

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下光祿勳前一拜舉手曰制詔其曰某

為某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勳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專輔往率舊職敬敷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乂皇家於戲實惟秉國之均旁祇厥緒讀策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曰璽印

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

授付侍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授王公再拜頓首三下贊

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

皇帝為公與皆冠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志無其儀良未可下案蔡質所記立

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囂僕射臣鼎尚書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遵舊依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月吉日以

宋貴人為皇后應期正位羣生兆庶莫不式舞易稱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吉日以定臣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羣臣妾無得上壽如故事臣囂

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闇不達大義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下故有華與股姜任母

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曠位宋貴人秉淑媛之懿體山河之儀威容照耀德冠後庭羣寮所咨僉曰宜哉小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絛組以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

案范氏靈帝紀於是年三月書

太尉聞人罷免太僕李咸為太尉此是詔書不應有誤紀所書撰

蘇未審也時太傅為胡廣司徒為橋玄司空為朱豐固太常為宗俱

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填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后

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長

秋西向宗正讀策文畢皇后拜稱臣妾畢住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覽長跪

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

妾訖黃門鼓吹三通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劉祖字奉先南陽人見風俗通為郡屬會更太守

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儀赤紱玉璽公如慶舉孝廉又祖女春新見真誥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憚其禮曰朱索連

葷菜彌牟朴蠱鍾曰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曰施門

戶代曰所尚為飾夏后氏金行作葦菱言氣交也風俗通曰傳曰葦葦有叢呂氏春秋曰湯始得

伊尹祓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殷人水德曰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葦葦交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曰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曰桃為更言氣相更也漢兼

用之故曰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戶飾曰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邪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

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黃至

好皇太子

大赦

此漢三公

策文舊

導此漢

此立皇后

在七月乙未

六如好諸

侯三公儀

以類相從

于拜皇太子

子之後百

命此宗奉

即位

立皇后

敬

此宗奉重

皇后之稱

即位

此宗奉重

即位

此宗奉重

即位

此宗奉重

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曰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領緣中衣迎氣於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曰薦陵廟其儀乘與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射牲牲曰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勅執弓挾矢以獵月令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教兆民戰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載獲車馳駟送

陵廟還宮遣使者齎束帛曰賜武官漢官各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匹執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四匹武官倍於文官武

官肄兵習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肄孫吳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講武習射御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乘之引闕蹋踞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月令章句曰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為不敬田不以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諸侯執黃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饒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聲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

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雒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下唯此時施行魏書曰建安二十一年三月曹公親耕藉田有司奏四時講武於農隙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八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華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以立秋擇吉日大朝立春遣使者齎束帛曰賜文官漢官各秩曰賜

司徒司空帛四匹九卿十五匹古今注曰建武八年立春賜公十五匹卿十四匹驅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

鮮時有司告乃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古今注曰永平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百官驅臘白幕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曰玉杖舖之糜粥

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尺端曰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

欲老人不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廡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月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阜迎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臘臘而實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驅臘

老人廡季秋提以祀此宗奉同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吉辰而後省事絕
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王時變服執
事者先後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微氣之

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興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萬物也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故使八能之士八人或

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
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
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
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
士即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
為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
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

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已聽之太史

令前當軒溜北面跪舉手曰八能之士已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

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

正德立命八能士曰呂次行事間音呂竽八能士曰諾五音各三十

為闕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竝作二十五闕皆音呂竽

樂叶圖徵曰夫

聖人之作樂不可以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鼓琴者當知琴故八
十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
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
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琴音調
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
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姑洗之律應五樂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
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鼓音調主以法賀臣擊音
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
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訖正德曰八能士各
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
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

太史令各板書封已阜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

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已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

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令人能士詣太官受

賜陞者已次罷日夏至禮亦如之蔡邕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

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已交勞農大享臘高堂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

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無正月必祖之祀漢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戌臘而小數之學者因為之說非典

也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漢舊儀曰顛頊氏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

蠅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溼度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曰所以逐衰而迎新其儀選中

黃門子弟年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百二十人為偃子皆赤幘皐製

執大鼓漢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桃弧棘矢土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偃之言善善童幼子也方相氏

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中黃門

行之冗從僕射將之已逐惡鬼于禁中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

書御史謁者虎賁羽林郎將執事皆赤幘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

令奏曰偃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偃子和曰甲作食矰肺胃

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

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

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女不急去後者為糧京東

賦曰捐魑魅斬獮狂斬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泠溺女魃於神潢殘夔魃與罔象殪壑仲而殲游光注曰魑魅山澤之神獮狂惡鬼委蛇大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因溺

於水中使不能為害夔魃罔象木石之怪壑仲游光兄弟八人恒在人間作怪害也孔子曰木石之怪夔罔兩水之怪龍罔象臣昭曰木石山怪也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獮罔兩山精好學人聲而

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臚碑蒼曰獮狂無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呼周徧前後

省二過持炬火送疫出端門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

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騶騎傳炬出宮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雜

水中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送百官官府各

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雜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梁使不得度還

月令季春仲秋皆
儺恐陰陽之氣或
有辟過其室及人
而物或憑焉也漢
所存者止于季冬
大儺而已

曰北宗本
白令作命

偃子用中
黃門子弟

得此宗本
復

呂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桃梗鬱徧葦艾畢執事陞者罷

山海經曰東海

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一日神
茶一日鬱徧主閱領眾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
梗於門戶上畫鬱徧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俗通曰黃帝
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徧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說孟嘗
君曰土偶人語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
人虎者陽物百獸之長能擊鷲性食魍魎者也 葦戟桃杖呂賜公卿將軍特侯諸

侯云 漢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各三十萬牛肉二百斤粳米二百斛特侯十五萬卿十
萬校尉五萬尚書丞郎各萬五千石六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
官蘭臺令史二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
共三千以為當祠門戶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月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呂送大寒

月令章句曰是月之昏建丑丑

為牛寒將極是故出其物類形
象以示送達之且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

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呂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

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呂角抵樂闕罷遣勸呂農桑

周禮曰府史以下則有胥有徒

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若今衛士矣
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瑰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贄公

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鴈四百石呂下雉

獻帝起居注曰舊典

市長執鴈建安 百官賀正月

決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漢魏羸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

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帛為幣玉以
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役禮庶羞不踰牲宴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二千石呂上上

殿稱萬歲 蔡邕獨斷曰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 舉觴御坐前

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

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陛觀庭
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
而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孤弓擐矢陛戟左右戎頭偏脰
殿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西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
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為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鄧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
水遊戲於庭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相逢
切肩不傾又蹋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竝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
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壇激沼水於
殿下畫屋朱梁玉階金柱刻鏤作宮掖之好厠以青翡翠一柱三帶韜以赤緹天子正旦節會朝
百官於此自到偃師去宮四十三里望朱雀五闕德陽其上鬱律與天連雒陽宮閣傳云德陽宮
殿南北行七丈東西 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
行三十七丈四尺

漢之朝會猶執贄 二千石以上殿 蔡質漢儀曰正旦 北宗奉 陛守 承北宗陪 嗽刺就 進宗奉 宗奉官 傳作簿

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常朝

漢樂四品

先帝以其頻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省之蔡邕禮樂志曰漢樂四品
一曰天子樂典郊廟上陵殿諸食舉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周官若樂六
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詩云肅雍和鳴先祖是聽食
舉樂王制謂天子食舉以樂周官王大食則命奏鐘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社稷之
樂辟雍饗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社稷所謂琴
瑟擊鼓以御田祖者也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繫乎山川鬼神此之謂
也三曰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詩所謂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者也其短簫鐃歌軍樂也其
傳曰黃帝岐伯所作以建威揚德風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獻則令凱樂軍大獻則令凱歌也
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章列在食舉又制雲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嘉平四年正月
出雲臺十二門新詩下太子樂官習誦彼
聲與舊詩並行者皆當撰錄以成樂志

後漢書志第五

禮儀志中第五

終

西川屯鳥園氏圖

後漢書五

禮儀志下第六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禮儀下

後漢書六

梁劉昭注補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中常侍小黃門
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起居無間太尉告請南郊司徒
司空告請宗廟告五嶽四瀆羣祀竝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
遐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閉城門宮門
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皆嚴宿衛官府各警北軍五
校繞宮屯兵黃門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
如禮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東園匠將
女執事黃縣緹繒金縷玉柙如故事
漢舊儀曰帝崩哈以朱纏以緹繒十二重以玉爲襦如鏡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縷腰
以下以玉爲札長一尺二寸半爲柙下至足亦縫以黃金
縷請諸衣衾斂之凡乘輿衣服已御輒藏之崩皆以斂
飯哈珠玉如禮
禮稽命徵曰天子飯以珠哈以
玉諸侯飯以珠哈以珠卿
大夫士飯以珠哈以貝
槩冰如禮
周禮凌人天子喪供夷槩冰鄭玄曰夷之言尸也實冰於槩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也漢禮器制度大槩

李氏

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赤中 **百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

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此下大喪符亦猶斯比 **竹使符到皆**

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銅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第合會為大信見杜詩傳 **小斂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

東園祕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璧偃月牙檜梓宮

如故事大斂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

虎賁戟屯殿端門陛左右廂中黃門持兵陛殿上夜漏羣臣入晝

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下西面北

上宗室諸侯四姓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

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

者皆重行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曰聞皇后東向貴人公主

宗室婦女曰次立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子少退在南北面

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二公升自阼階安梓宮內珪璋諸

物近臣佐如故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斂

為開渠為眉璋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

璋也以組穿聯六玉溝璋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

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也 **東園匠武士下釘衽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鄭玄注衽小腰 **太常上太**

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太常大鴻臚傳哭

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

帝位皇后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自阼

階當樞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曰傳國玉璽綬東面跪授皇太子

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曰玉具隨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

臣羣臣皆伏稱萬歲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

兵羣臣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文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 **三公太**

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刺史在京都郡國上

文帝遺詔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釋服 **先葬二**

大赦上者即位亦可數

此宗有曰

日皆且晡臨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踐徒跣也佐

史曰下布衣冠幘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

無得擅哭臨武吏布幘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曰葬大紅十

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以紅為領緣織禮也凡三十六日而釋部刺史二千

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

一人奉奏弔臣請驛馬露布奏可曰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歷裹

巨葦席巾門喪帳皆曰輦車皆去輔輻疏布惡輪走卒皆布禭幘

太僕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幙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

空擇土造穿太史卜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

緹帳曰覆坊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漢舊儀儀畧載諸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匠營陵地用地七

頃方中用地一頃深十二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二丈明中高一丈七尺四周二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畢其設四通羨門容大車六馬皆藏之內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閉劔戶戶設夜能莫邪劔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婕妤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內所以為固也便房藏中便坐也皇覽曰漢家之葬方

中百步已穿築為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六馬然後錯渾雜物并漆繒綺金寶米穀及輿車馬虎豹禽獸發近郡卒徒置將軍尉侯以後宮貴幸者皆守園陵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大駕太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立乘

四馬先驅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極及墓入壙以戈擊四隅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可畏怖之貌壙穿地中也方良罔兩也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國語曰木

石之怪夔罔兩旂之制長三仞十有二旂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為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容車蘭臺法駕

喪服大行載飾如金根車皇帝從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

刻太尉冠長冠衣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

尉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賓隨立羣臣

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衣太祝令跪讀諡策太尉再

拜稽首治禮告事畢太尉奉諡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

門尚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立車前治

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奉策太史令奉哀策立後

容根車根字終衍字下復作容根車

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尉讀諡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葦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尹先引車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繆紉長三十丈大七寸為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已下子弟凡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為行首皆銜枚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人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幄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幄坐車少前太祝進醴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舍太史令自車南北面讀哀策掌故

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

東園武士奉下車司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

司徒太史令奉諡哀策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束皙曰此明

東園武士執事下明器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鄭玄注既

八盛容三升鄭玄注既夕曰笱菴種類也其容蓋與簋同黍一稷一麥一梁一稻

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醯一醢一屑鄭玄注屑薑桂之屑黍館載

弓木桁覆弓疏布無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弓木桁覆弓功布瓦

鐙一彤矢四軒輜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既夕曰獮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注曰獮猶候也候物而射之

八籩八形方酒壺八槃匝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槃匝盟器也杖几各一蓋一鍾十六

無虞罇四無虞爾雅曰大鍾謂之罇郭璞注曰書曰笙鏞以間亦名罇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磬而無篳

壘一簫四笙一篋一祝一啟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禮記曰琴瑟張

壘一簫四笙一篋一祝一啟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高平 簡 此字 宮 宮

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于戈各一竿一甲一胄既夕謂之役器輓車九乘芻靈三

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竈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五

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瓦小杯二十容二

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

園匠曰可哭在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百

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導皇帝就贈位司

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贈玉珪長尺四寸薦曰紫中廣袤

各三寸緹裏赤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充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匠奉封入藏房

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

畢皇帝促就位續漢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典喪事葬日三公人安梓宮還至羨道半途

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竝聲騎皆從容車玉帳下

司徒跪曰請就幄導登尚衣奉衣已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

進醴獻几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土皇帝皇后已下皆去

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主尺二寸不書諡虞禮畢

耐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崩三日小斂室中牖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圍一尺

置牖中主居其中中央七日大斂棺以黍飯羊舌祭之牖中已葬收主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墻壁

埴中望內外不出室堂之上坐為五時衣冠履几杖竹籠為甬人無頭坐起如生時皇后主長七

寸圍九寸在皇帝主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林給栗木長先大駕日游冠衣于諸

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服如禮醴大紅服小

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織醴織服畱黃冠常冠近臣及二

千石已下皆服畱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已

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

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殿鐘虞皆在周垣內提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

五步帝王世紀曰在臨平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

匹當是
偶之義

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九里 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
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提
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四十一里 殤帝康陵山周二
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馬四出司馬門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紀曰高五丈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
百六十步高十五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吏舍在殿北提封
田一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紀曰高十一丈在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司馬門內寢殿園省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十八
頃十九畝二十步帝王世紀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高四
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吏舍在殿東提封田五頃八十畝帝王世紀曰西北去雒陽十
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四寢殿鍾虞在行馬中園寺吏舍
在殿北提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殿為廟帝王世紀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
陵帝王世紀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王世紀曰山
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紀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
方一丈八尺後堂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濁城西北去濁城直行十一里斜行七
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一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十二陵今見在河南尹
無敬也 魏文帝終制畧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也霸陵之完功在
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之言察明帝
之戒存於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萬載無危斯則聖賢之忠孝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亦無
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掘至石燒取玉柙金鏤骸骨并盡是焚如之刑也豈不
重痛哉禍由平厚葬封樹桑葦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董卓傳卓使呂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
下冢墓收其珍寶卓別傳曰發成帝陵解金縷探含璣焉呂氏春秋畧曰審知生聖人之要也審
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死孝子之

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棄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無動
無動莫如無利利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陵之上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
惑哉民之於利也犯白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無此醜而為利甚厚
固難禁也國彌大家彌富其葬彌厚珠玉金銅不可勝計姦人聞之轉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罪不
能止也且死者彌久生者彌疏彌疏則守之彌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其勢固必掘矣世為
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藪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
其視萬世猶一瞬也人之壽久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與六十為無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
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甚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
以自表此何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無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
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無
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夫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
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賈則合黨連眾而謀名丘大墓上會不能
禁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舜葬紀亦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
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
亡而東冢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乃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
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忠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璣璠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無窮慮
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呂特牲告諡于祖廟如儀長樂大僕少
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皆如禮儀
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晏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
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鐘鼓天子舉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
就車黃門宦者引以出宮省太后魂車鸞路青羽蓋駟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

參乘太僕妻御悉道公卿百官如天子郊園簿儀後和嘉鄧后葬案以為儀自此皆降損於前事也

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

道此定

常導至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常導出

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

升車此定

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寢其餘及宴服皆封曰篋筥藏宮殿後

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柙銀縷大貴人長

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

使者治喪穿作柏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樟棺

今人亦製

洞朱雲氣畫公特進樟棺黑漆中二千石已下坎侯漆

丁字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

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一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黃門宦者引出宮門

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

郡國二千石六百石已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佐史已

上達大斂皆已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

禮免經去杖不敢已戚凶服當尊者

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

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三臨其喪未斂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世而令問不忘也晉起居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保故事皇太子素服為發哀又臨其喪 自王主貴人已下

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吏卒各如其官府載飾已蓋龍首魚尾華布

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中二千石已上有輜左龍右虎

朱鳥玄武公侯已上加倚鹿伏熊千石已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

而已二百石黃綬已下至于處士皆已簟席為牆蓋其正妃夫人

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喪事大鴻臚奏諡天子使者

贈璧帛載日命諡如禮下陵羣臣躡麤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文通變哀敬交

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後漢書志第六

禮儀志下第六

禮儀志下第六

氏雷

後漢書六

祭禮志第七

光武即位告天
郊封禪

後漢書七

梁劉昭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已來則有之矣豺獭知祭祀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獭之自然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已來王公所為群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自中興已來所修用者已為祭祀志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部為壇營於部之陽

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事六宗群神皆從未已祖配天地共犢

餘牲尚約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大承天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祀地於北主陰義圖丘象天方澤則地圖方因體南北從位燔燎升氣瘞埋就類牲欲繭栗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故類乎上帝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群神皇天后土隨王所在而事祐耳甘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古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回而求福厥路不通在易泰卦乾坤合體天地交通萬物聚出其律太族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眾明山阜百川眾流滄汗阜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

罷甘泉河東祀上帝壇圍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去茅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為周道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卿望亞列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九步大夫望亞卿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天宗上帝宮壇營徑三里周九里營三重通八方后土壇方五丈六尺茅營去壇十步外上營方二百步限之其五零壇去茅營如上帝五神去營步數神道四通廣各十步宮內道廣各二丈有闕為周道后土宮外徑九步營岱宗西門之外河北門之外海東門之外徑各六十步壇方二丈高二尺為周道前望之外徑六步列望亞前望道外三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六步卿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為周道卿望之外徑六步大夫望亞卿望道之外徑十九步壇廣八尺高八寸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廣六尺高六寸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后土宮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上丁親郊祭天南郊以地配望秩山川徧于群神天地位皆南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皇帝配而望群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望群陰天地用牲二燔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牲左地以牲右皆用黍稷及樂其文曰皇天上

帝后土神祇睠顧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群下百僚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弒竊位秀發憤興義兵破王邑百萬眾於

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賊平定天下海內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歸識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群下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敢不敬承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鄔采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地其外為壇重營皆紫呂像紫宮有四通道呂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群神列中八陛陸五十八齋合四百六十四齋五帝陸郭帝七十二齋合三百六十齋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門封神四合三十二

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即壇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
及中宮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外宮星雷
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
公曰漢當郊堯其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曰為漢
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巨高帝配方軍師在外且可如
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維
田什一以供國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宜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貪高亢之論是以
去土中之京師就關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
取一政卑易行禮簡易從無有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堯堯遠於漢民不曉
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知之世據以興基由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
望得萬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于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群臣僉薦縣考績不成九
載乃殛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
如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弗違後
天而奉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
帝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紫壇帷帳帷高皇帝祭天居堂下
西向紺帷帳紺席鉤命決曰自外至者無主不止
自內出者天地高帝黃帝各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
無匹不行

黑帝共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

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千斤按禮記曰
天地之牛角繭栗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

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群神共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

青陽朱明西皓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外

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六枚皆莞篔簹率一席

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駸既送神饋俎實於壇南巳地

周禮凡以神位
者掌三辰之法

以猶鬼神祇之居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群神之精日月星辰其著位也以此
圖天神人鬼地祇之坐者謂布祭眾寡與其居向季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栗或象
天酒旗坐星廚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祭宗廟序昭
穆亦有以虛危則祭天圓丘象北極祭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服虔注漢書曰
封者增天之高

歸功於天張晏云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冀近神靈也項威注曰封泰山告太平
升中和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於天盧植注曰封
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書載太尉趙熹上言曰自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
陛下聖德洋溢順天行誅撥亂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姓命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治
定群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仁不讓書曰即位三十年百
讓宜登封岱宗正三雍之禮以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百
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平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何事汗七十二

代之編錄

莊子曰易姓而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垠墀勒石凡千八百餘處許慎說文序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有形聲相益故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滋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必髡兼令屯田從此群臣不敢復

言三月上幸魯

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涉渭灑涇頹佗名水如此者沈珪璧各一律在所

給祠具及行沈祠佗川水先驅投過泰山告太守曰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

父時虎賁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配林蓋

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無卽事之漸不祭配林

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各曰合凍十二月涸凍正月解凍

太守潔齋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三十二年正月上齋夜讀

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河圖會昌符曰赤劉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

之茲僞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識文言九世封禪事

者松等列奏乃許焉東觀書曰群臣奏言登封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識書亦漢九世當巡封泰山凡

三十六事傳奏左帷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正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初季武帝欲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識蓋如此

求神僊巨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

時人莫知元封元年上召方士言作封禪器巨示群儒多言不合

於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

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一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爲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

得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

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語在漢書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圖記表章赤漢九世尤著

明者前後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爲殷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久勞猶爲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三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功後世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尺

土靡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陛下無十室之資奮振於匹夫除殘去賊興復祖宗集就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宗宣王宜封禪爲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詔曰許昔小白欲封夷吾難之季氏欲旅仲尼非焉蓋齊諸侯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未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任重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堯善及子孫之餘賞蓋應圖

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爲議者所誘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二再累置壇中皆方五尺厚一尺

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
十枚列於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七寸檢
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縷五周呂水銀和金呂為
泥玉璽一方寸二分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皆再累枚
長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
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附
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丙地去
壇三丈呂上呂刻書上呂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
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已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
侍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
柴積柴加牲於
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爭之呂為登封之禮告功皇天垂後無窮呂為
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
寄玉牒故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呂明天意遂

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呂印工不能刻

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玉者遂書書祕刻方石中命容

玉牒二月上至奉高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
月九日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

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請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
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八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
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衰成侯東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
上太尉太常齋山虞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
入其幕府觀冶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
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二廣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廣六寸狀如封
籛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
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觀仰
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宵篠如無道徑遙望其人端如行
朽兀或為白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臥石上有頃復蘇亦賴齋
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
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
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遼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
繩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
磨胸捍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樵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溼
閣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
莫能識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陸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
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

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幣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于道以求福卽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誰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遣

侍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武二十有二年

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乎

故為五嶽望秩於山川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皆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喻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卿大夫伯

班于群神孔安國曰群神謂丘陵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免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

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褒成侯序在

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

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

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

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

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

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維

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

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清河維命后

經識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呂舅后

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呂

篡叛僭號自立宗廟隳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

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

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犬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呂匹庶受命

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呂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得

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

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

孔安國書注曰同書

律也度丈尺量修五禮

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范甯曰吉凶軍賓嘉也

五玉 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圭璧也

三帛 孔安國曰諸侯世子

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范甯曰玄纁黃三孤所執二牲

范甯曰羔雁也卿執羔大夫執雁

一死 雉也士所執

贊 范甯曰總謂上所執之以為贊者也

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

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

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

陰呂承靈瑞呂為兆民永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

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

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呂章句細微相况八十一卷明

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

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誤刻石記

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比日山上

雲氣成宮闕百官竝月之一日夕性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瑞命篇岱嶽之瑞以日為應也

天於泰山下南方群神皆從用樂如南郊

封禪儀曰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烟正北也

王者後二公孔子後褒成君皆助祭位事也

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蓋二百為貴臣諸公王侯卿大

升告功宜有禮祭於是使謁者呂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

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者于寶周禮注曰對輦曰輦

事畢將升封或曰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

山如親耕疆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輦升山

封禪儀曰國家御首輦人輓升

日中後到山上更衣

封禪儀曰須臾群臣畢就位

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群

臣呂次陳後西上畢位升壇

封禪儀曰國家臺上北面虎賁陸戟臺下

尚書令奉玉牒檢皇帝

臣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人發壇上石

封禪儀曰騶騎三千餘人發壇上方石

尚書令

藏玉牒已復石覆訖尚書令呂五寸印封石檢

封禪儀曰以金為繩以石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

事畢皇帝再拜群臣稱萬歲

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遙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

命人立所刻石碑乃復道下

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

應和者賜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老者氣劣不能行臥巖石下明日早

太醫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露臥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明日上壽賜百官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高后配山川群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爲二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日

功効如彼天應如此四月巳卯大赦天下群臣上壽國家不聽呂建武三十二年爲建武中元

元年復博奉高贏勿出元年租芻橐呂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

璽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呂特告至高廟虞典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太尉奉匱呂

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石室高主室之下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

府之功大雲雨施潤則丘墟之德厚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以王者經略必以天地爲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爲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岱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夫巡狩觀化之常事祈農撫民之定業猶潔誠殷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改物人神易聽者乎夫揖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物是故王者初基則有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末之物本必於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典則謂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髣髴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改物者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籍用白茅貴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金函玉牒非天

地之性也

後漢書卷第七

祭祀志上第七

終



後漢書七

祭祀志中第八

北郊 迎氣

明堂 增祀

辟雍 六宗

靈臺 老子

祭祀中

後漢書八

梁劉昭注補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

者相改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牽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宮之制下之溫溼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圍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水上如帶圖新論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窗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窗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

辟雍

白虎通曰辟雍所以行禮樂宣德化也辟者象璧圓以法天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

靈臺未用事

禮合

泮宮外圓者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徵六氣之瑞應神明之變化觀國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泉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祭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敘曰明堂太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

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尊教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璧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於清廟明堂也季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周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太子且入東學書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係傳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季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係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係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係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秩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學于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學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

學仲夏之月今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發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各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及舍奠於學以訊誠告樂記曰武王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矯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誠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季經曰季悌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季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季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載九之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九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竇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遷呂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太后於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譽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公私之心異也聖人知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體猶今君之體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鈞也而況彰其大惡以為貶黜者乎

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

張璠記云城北六里袁山松書曰行夏之時殷祭之日犧牲尚黑耳

二十三年正月辛未郊別祀地祇位南面

元始中故事，中嶽在末，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外營內，四陛、酸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群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北。

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季經云宗祀文

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玄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末

皆如南郊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

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已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色災變也。素察妖祥，逆為之備。迎時氣，五郊

之兆，自永平中，已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

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末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

春于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車旗服飾皆青，歌青陽八

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徒，已下，縑各有差。立夏之日

迎夏于南郊，祭赤帝，祝融。月令章句曰：去邑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兆，祭黃帝后土。月令章句曰：去

邑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氏繆襲議曰：漢有雲翹育命

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雲翹祀圓丘，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月令章句曰：西

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之舞。使謁者已一特

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入園射牲，已祭宗廟，名曰驅劉。語在

禮儀志。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六里，因水數也。車旗服

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皇覽曰：迎禮春夏秋冬之樂，又順天道

是故距冬至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唱之以角舞，之以羽翟。此迎春之樂也。自春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

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尚赤。田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徽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

九等，白稅九乘，旗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尚黑。田車載甲

鐵釜號曰助天誅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未盡其議增修

群祀宜享祀者東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

川谷丘陵民所取財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孝文十二年令

曰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群祀宜享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

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義一焉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

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

天地群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

配如雒陽明堂祀癸酉更告祠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

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群臣因行郡國幸魯祠

東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晉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帝升廟西面群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

東觀書曰祠禮畢命儒者論難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

臺十二門作詩各召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召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

中為上下四方之宗召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

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

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季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

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汾陰天地亦禮六宗季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祀六宗及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雒陽制祀不

道祭六宗由是廢不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可祭大鴻臚龐雄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卻議由是遂祭六宗六宗之議自伏生及後代各有不同

今並抄集以證其論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禮于六宗此之謂也歐陽和伯夏侯建曰六宗

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之禮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少牢于太昭祭時也相近于次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

幽禁祭星也雩祭祭水旱也禮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幸我問六宗于夫子夫子答如安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川澤也賈

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

紹統表駁之臣以為帝在于類則禮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猶包山則望何秩焉伏與歆達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

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玄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於上遺其四方于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眾星并水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之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於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云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兆五帝於四郊四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云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禮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虞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之祀也春官大宗伯之職掌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纁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群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徧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髦又上疏曰禮于六宗祀祖考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社造於禩巡狩四方覲諸侯歸格於祖禩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于上帝禮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班瑞于群后肆觀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於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禮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如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没乎祖之禮考之禮考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禮祖禩而行去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命降於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儕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幸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證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群神耳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禘受終文祖之廟察璇璣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

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者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群神之禮巡狩天下而遺其祖宗恐非有虞之志也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案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從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太學博士吳商以為禮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禮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禮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為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案六宗眾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案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眾釋互起竟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挺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宜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敬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為六又不通禮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宗是地數之中舉中是以該敬社稷等祀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周禮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即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煙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禋燎祀司中司命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祠

延光三年上東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

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仙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
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廟為壇飾淳金鉞器設華蓋之
坐用郊天樂也

後漢書卷之第八

祭祀志中第八

終

氏

氏

後漢書八



